

复台记

〔郑成功传下集〕

• 六〇七五又戈由 •

复台记

(郑成功传下集)

• 六八士万又戈由 •

第一场 举义

时：1652年中秋节之夜。

地：赤嵌城附近的鹿耳门港。

景：月色幽明，秋风瑟瑟。背景为险峻的山峦和迂曲的河流。

(幕启，男女老幼七八人，衣衫襤褸，神色悲惨，缓缓地、沉重地扛着巨石，上。内二人着高山族服饰。

大家扛上石头，然后敲碎，垒起碉堡来。非常艰巨痛苦。

齐唱：月心圆，照九州，

处处欢乐庆中秋。

惟有台湾乌云垂，

荷夷苛暴国人忧。

百姓一：(抬石，唱)

台湾岛，好地方，

甘蔗甜，糯米香。

汉人、高山似兄弟，

世代相助共开荒。

百姓二：(垒石，接唱)

叹朝廷，弃膏粱，

荷夷乘虚占家乡。

夺田产，据住房，

横征暴敛胜阎王。

百姓三：(抬石，接唱)

恨荷夷，酒肉度良宵，

迫国人，昼夜筑碉堡。

攻占不休侵四方，

又图久踞抗天朝。

(郭母负石上，跌々撞々地垒起，石块摇曳。

郭母：(怜悯地，接唱)

故十代，居台湾，

未见凶残如荷兰。

侵我家园三十载，

积仇大如阿里山！

（郭平负石上，助母工作。）

郭平：妈，两天没饭吃了，你年纪又大，歇歇吧！

郭母：孩儿，怎可休息！给参谋看见，又得罚饿几天了！

郭平：（气愤地）这是什么世道！中国的土地，却要荷兰来治理！碰上战乱，就得应徭役、打仗；幸得过几天平静生活，又是这丁税，那丁租，压得人喘不过气。晒盐要盐税，打渔要渔税，生了小孩要交人头税，连养个小猪也得交牲畜税！

众人：（阻止）轻声点，后生家别乱说。

郭平：（倔强）怕什么！你们看我爸多胆大！

百姓一：你爸敢反抗，不是给荷兰抓去充当，折磨死了？

郭平：（否认）没有，没有死！（冲口而出，郭母急围不及）
他逃到大陆上，投奔国姓爷去了！

众人：（讶异）呀！

郭母：（叹息）又是一个孽种！（劝众人）乡亲们，大家还是快去工作吧！

百姓二：郭妈，你孩儿说的也对。我们受荷兰的气太深了！

百姓三：郭平，我们都该像你爸一样！只要能出这口气，就是死了也甘心！

郭母：（坐下）唉，这世道，逼得人们非反抗不行。可是反一次，就死多少人，那天才能成功呢！

百姓二：只要郭怀一长老能联络上郑国姓，内外夹击，就有希望。

百姓一：郭怀一？

郭母：也是。当年国姓爷的父亲郑芝龙在台湾，郭怀一大人是他的一员猛将，惯使一条铁链枪，外号“郭神枪”。同

他在一起的，还有现在的通事何廷斌大人。后来郑芝龙做了朝廷的大官，郭、何两位不愿归顺，仍在台湾治理百姓。可惜势力单薄，抗不住荷兰人的侵袭，只落得偷安度日。

郭平：（奋然）郭公公是我们的族长呢！他一定不会长久屈服！

百姓一：可是，这漫漫长夜何时旦呢？

（众默然。何廷斌飘然上。）

廷斌：（唸）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白）谁在说“漫漫长夜何时旦”呢？

郭母：（掩盖）没人说，没人说，通事听错了。

郭平：（奋然而立）没听错，是我说的！你们抓了郭台，还有儿子郭平在此！我不怕！

（众惶惑。）

廷斌：（抚郭平之首）倒是个好孩子，有志气！

（众讶异。）

廷斌：（诚恳地）乡亲！郭大人和我，也非甘心偷安度日。众位想，我何某虽挂通事之名，可有强害过乡亲？

众人：（摇头）没有。

廷斌：（对郭平）你爸爸逃走，还是我瞒过了我一总督啊！

郭母：这倒是的。何大人，你是个大人的好人啊！

郭平：（稚气地）是好人，就要想法子赶走荷兰去！

廷斌：（微笑）正是想法子来了。（对众人）众位，那还在愚明的郑国姓，他是……

众人：（同声）一心复明。

廷斌：我们这里的郭大人是……

众人：（同声）一心向明。

廷斌：（作手势）众位说定两明相合……

众人：一定能赶走荷夷，收复国土。

廷斌：（抚掌）是啊！（略顿）今日是……

众人：中秋月明。

廷斌：（屈指）这郭大人住的日月庄是……

众人：日月清明。

廷斌：这两明相合……

众人：（惊、悟）莫非……

廷斌：（神色突转紧张、严肃，探定四周，急速地）我正是为此来了。众位！（愈速）郭大人命我星夜传仗各处，告喻各族同胞：今夜郭大人在日月庄上宴请荷夷各酋，午夜伏甲杀之。但看庄上灯明，各家男丁即持兵执戈，随郭大人混入城中，把残余荷夷一网打尽，重光国土。

众人：（欣喜）啊！

郭母：（沉重地）但愿皇天列祖，多多保佑。

百姓一：那边国姓爷处……

廷斌：已经派人联络。国姓爷忠贞谋国，又跟郭大人是至交，一定会派兵接应的！

郭平：（雀跃）这一下，爷爷就会回来打荷夷了！

众人：（激动地）要把荷夷全部赶走去！（齐唱）

台湾岛，好地方，	专腴土，锦绣乡。
各族和，人民乐，	相亲相扶度时光。
荷兰鬼，如虎狼，	赶下海，赶走洋！
复故土，还中华，	重灰更生福寿长。

（大家放下工作，互相握手庆贺，期待地望着远处的日月庄。）

（一阵步履声，众回望。两荷兵上。廷斌隐身树后。）

荷甲：怎么，闲着不干？

郭 母：没吃饭，饿了！

荷 甲：你这个高山番子，违法嫁了汉人不认，丈夫抗令克边也不救，还敢怠工！（猛抽皮鞭。郭母惨叫，郭平急止阻拦。）

郭 平：（夺鞭）野兽！要打，打你郭少爷！

荷 甲：（怒）你是哪个郭少爷？

郭 平：大明郭台之子郭少爷！

荷 甲：（愈怒，夺回鞭子）打死你这个孽种！（欲抽，众人齐阻，荷兵乙见状转圈。）

荷 乙：（拉甲）饶了这次吧！（对众人）大家快去修碉堡，要安分。再闹事，参谋一定不饶！（对甲）喂，咱们也到日月左去，讨上一杯酒喝！

（两人同下。众人怒目相向。）

郭 母：唉哟……（忍痛，骂）狗子！上天报应，你们去白投罗网！

（众人愈殷望远处的日月左。何廷斌立。）

（静场。犬吠声。乌云愈重。）

百姓一：怎么，这月亮愈来愈看不清楚了？

廷 斌：还无动静。（焦灼地）待我前去看个。（下）

郭 平：我跟你去！（同下）

（静场。众愈殷切焦急。）

郭 母：（安慰众人）郭大人做事，不会失仗。（回忆地）那次郭台被囚，郭大人对我说，希望郭台抗荷的志气不变，一定担保把他救出来。后来，果真有一个侠士混入边关，杀死两个荷军官员，把郭台放走了。那个侠士，也许就是郭大人呢？

众 人：（敬佩）啊！

郭 母：郭大人还叫郭台传话给国姓爷说，只要国姓爷运兵台湾，他可以发动同胞筹集饷米。那时国姓爷忙于用兵中流，要求稍晚一些时候。郭大人不大高兴，不过还是不断把饷米运去了。

众 人：啊，真是个爱国志士！

（突然远处火起，一闪又灭。喊杀声大起。郭母和众人都兴奋而起，推翻砌堡的墙，准备揭竿响应。

（人声杂沓。众欣喜呼应，突然发现拥来的是荷兵，众大惊。

耗 丁：（率七八荷兵凶暴地上，包围众人）嘿！要做什么？造反？哈……！郭怀一的诡谋泄露了！我已经命令官兵并戕全城，兜剿各路贼众。郭怀一逃不了！

郭 母：（愤怒地）驱逐豺狼，清祿丑仇，我老太婆虽死无憾！
（奋竿而出）

耗 丁：众儿郎！杀！

（荷兵、华人混战。华人奋勇，但不敌，百姓一、二、三逃，余被俘。郭母倒地。

耗 丁：用绳捆起，全部押送瓜哇总部，卖为奴隶！

（荷人押众下。

（空场。喊杀声。荷兵怪厉的狞笑声。一群中国百姓扶老携幼奔逃而上，大人惶急，小孩啼哭。一片叫声：“怎么办？”“怎么办？”“荷夷追来了！”“上阿里上去！”“投国姓爷去！”“总有一天！”

（众人奔下，空场。荷兵的狞笑声更近、更响、更凌厉了。

——幕急下。

第二场 兴师

(二道幕前。)

(何廷斌上。时间在他脸上留下了苍老的痕迹。)

何廷斌：(缓步绕场，唱)

十年前，郭大哥，仓促起义，
四千人，血战在，欧汪河里。
荷兰兵，来势大，又倚大炮。(哭)
众兄弟，寡敌众，不受凌夷。(转激昂)

中华人，好气节，全不屈膝！
我行迟，竟不及，荷戈同死。(伤痛地)
忍耻辱，潜生身，砚颜事故，
只为了，抚百姓，再定义期。(远望)

郭大哥，临终前，曾有遗训；
谋复台，定须有，宗国援军。(定看)
鹿耳门，水道险，登岸必经；
我今日，趁无人，细々测濤。(摆舟下水，测水)

沙线长，水流急，障碍塞途，
图地形，是天兵，也难飞渡。
延平王，你还在，大陆彼岸，
可体恤，台湾人，心焦心苦？(小舟弯曲前进)

我辛勤，绘细图，力排万难，
酬烈士，迎义师，不惜血汗。(小舟发出掙扎声)

啊呀，小扁舟，尚且搁浅，

万千军，百艘船，怎渡天险？（灰心，休息）

（步声。廷斌惶急，忙作垂钓状。郭平上。）

郭平：（渔具装束，结实有力。念）当时少年郎，今日英俊汉。壮志久郁怀，只为驱荷芒。（白）那年郭大人起义，事机不密，反为荷夷残害。尸骸如山，血流成渠，荷夷又添一笔新债！我与母亲及何通事，死里逃生，相扶相助，形同骨肉。今日在城里卖鱼，闻得人们言道，找一总督借口贪污官饷，欲把何通事拿办。何通事代国姓爷征集船税粮饷，想来定是此事露了。我特归来报讯，只是为何遍寻不着？（了望）哦，原来在此。他却安闲呢！（呼）何老伯！

廷斌：（应）啊，我道何人，原来是郭平，好久不见了。

郭平：老伯在此……

廷斌：我在此钓鱼哪！

郭平：（指一木牌，念）总督告示：军事重地，民人回避。（对何）老伯，你钓不得啊！

廷斌：（耳聋，装作听不清）是钓不到啊！

郭平：（大声）是钓不得啊！

廷斌：（仍以讹传讹）确是钓不到啊！

郭平：真的？

廷斌：真的。

郭、何：（会意，同笑）哈……

郭平：你这老儿，是有事瞒着我了。

廷斌：没有没有。闲来无事，钓鱼取乐。

郭平：你不说，我有件大事，也不说。

廷斌：什么大事？

郭平：不说不说。

廷斌：（急）还不快说，竟与你老伯打起趣来了。

郭平：要说也可，只是老伯你也要说啊。

廷斌：使得使得。

郭平：（正色）这可是件十万火急的大事啊！老伯附耳过来。

（廷斌附耳听取，大惊。）

廷斌：有这等事，我……

郭平：回今城中正在搜抄，老伯不能在此停留。速！投奔国姓爷去吧！

廷斌：啊，（略思）也只有这条路了。郭平！（附耳密语，然后正声）我在此是干这了玩这呀！

郭平：（高兴）老伯真想得周到。

（顿，上船）啊，事不宜迟，我与你同去思明吧！

廷斌：（拦阻）这可不行。你还有母亲要服侍啊！

郭平：侄儿一定要去。

廷斌：不能去。（说服、安慰）这里也有许多事，我走了，要你来办。各处汉人、高山同胞，要你去联络发动。大军一登陆，军粮马料，也要你去妥为筹划。你的责任重着哪！

郭平：如此，（踌躇）侄儿就无福见到父亲了！

廷斌：我去寻访。

郭平：也见不到国姓爷了！

廷斌：他一登岸你就来见。

郭平：如此，侄儿怜命。

廷斌：这才是公而忘私的好男儿！（顿）哦，我二人快回国图吧。

郭平：是！（推舟前进，跃上）

郭、何：（边摇舟，边画，边唱）

风声紧，胸中急，颜表如常，
两岸边，山色好，无心欣赏。
爷儿俩，同行在，浅水窄道，
匆忙中，画就了，登陆康庄。

廷斌：图已画就，我就此去了。

郭平：待侄儿相送一程。

廷斌：人多恐有意外，免了。

郭平：如此，老伯珍重！（云舟）

廷斌：寄语你哥得胜，后会有期！

（两人分下。）

幕启。

时：1661年3月。

地：冠明原野。郑武亭在台中高阜上，依山傍海。背景可见巍峨的水操台。

（镇将吴豪、小校郭台带领故兵士在海边习武。兵士一手拿戈矛，一手划水，胸部露于水外。）

（传来轻微锣声。）

兵士甲：（他在沙滩上不断颠簸摇摆，掙得最不好）百卷！我不穿鞋子，实在走不惯。我是北方人呀！

郭台：不行。练这兵，专打荷鬼子。不练好登陆水师，怎么收复台湾？

吴豪：郭台，你这是听谁说的？

郭台：名吴统伦，自从打退清虏进攻以后，藩主就三令五申，锐意训练复台水师了。

吴豪：（讽刺地笑起来）哈……，“三令五申”。收复台湾，

也不知说了几年了。谁知道会不会实行？

郭 台：（惊异）怎么？

吴 豪：台湾有多大，荷兰人有多少水师，他可知道？

郭 台：统帅……

吴 豪：（仍然骄傲地）他没有亲身经历过，我可是在台湾驶过，也尝过荷兰人的滋味！

兵士甲：（趁机）那么，启吴统帅，就让我改充陆师！我只望收复中阮。

吴 豪：（拈须）唔……

郭 台：（慌忙拒绝）这可不行，藩主的命令不可更改！

吴 豪：（无奈）唔……

郭 台：（严厉对兵士们）继续操练！务须注意步法整齐。藩主有令：不整齐者，打军棍四十！

众兵士：是！（重新加紧操练）

郭 台：吴统帅，藩主决心打台湾，这可是个英明之见！

吴 豪：（拂然）我可不是台湾人。你等着看！（下）

郭 台：众兵勇，此刻练习火烧夹板。

众兵士：是！（停止动作。郑成功上，脱身观定。郭台示范。他一手游水，一手捧净油柴水，突然加快速度，直向前进，接近台边时，把柴水向幕后奋力抛去。幕后现出火光。众惊呼。郭台游返。

兵士甲：百长，这样攻船，自己也危险啊！

郭 台：不冒险，怎能破荷兰救同胞？

众兵士：（齐声）是！

郑成功：（正）打得好！说得是！

众 人：（发现，惊异，跪下）藩主！

郭 台：禀藩主！小军正在训练水师士兵。何时派师征台？

成 功：（注视郭台，慈祥地）……

郭 台：（焦急地）刚才吴统传说，藩主顾中反叛，顶不过来，打荷夷也许是口上……（犹豫）

成 功：（接口）口上谈什么呢？

郭 台：小军请罪。

成 功：免了。要你看呢？

郭 台：小军望欲收复台湾！

成 功：（高兴地微笑）你是台湾人吧？

郭 台：藩主说得是。（欢喜地表白：小军上代死复福延同安，那年水旱成灾，郑芝龙太师——

成 功：（正色式）唔，不提他也罢。

郭 台：是……。那年天灾，小军随父母迁移到台湾去，从此在那里安家。有了郭怀一郭大人，带我苦辛勘建树，人人安居乐业。小军长大后，还娶了一个高山族女子为妻，生有一子。那知后来，荷夷横暴上岸，占了我家园，从此中华同胞，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小军为了反抗，投奔藩主标下，躲来也有十几年了。

成 功：你想回去么？

郭 台：小军家属都在台湾。投军到此，全是为了打荷夷报仇！

成 功：（颌首）嗯……

郭 台：听说前几年，郭大人发动起义，英勇殉国……（拭泪）

成 功：是呀！（愤然地）只恨我那时来不及发援手。

郭 台：藩主果真要收复台湾？

成 功：（不答）你与我传集众将！

郭 台：是！（率众兵退下。）

（成功独自眺望、漫步、沉思。……）

成 功：（自语）严冬已逝，大地回春。这思明岛上，人才荟萃

气象兴亡。军富斗志，民愤激昂。正是用兵好时机。
(略顿) 白浪滔天，台湾雄踞海上。此土自古属我中华，
绘歌相续，已数百年。只恨荷夷以诡术窃据，虐我生
民。不复此土，羞为国人。(唱)

台湾自古隶中邦，
苏手驱却兽与蛇，
万种黎庶群洪荒，
肉躯战胜疫疠狂。

筚路蓝缕后继先，
一针一线非轻易，
高捧良田皆血汗，
旋乾转坤百代艰。

社稷地，岂容荷夷侵？
郭惟一，起义洒热血，
中华民，难任小寇凌，
是大山，壮志能撼撼！

郑成功，次蓄复台心，
忍跳梁，只为辱未靖，
千万受，均有效忆情。
(白) 目今清兵剿叛，思明安堵，正好驱荷复台。
(续唱) 跨东海，报仇救万民！

(郭台奔上。)

郭 台：禀藩主，诸将传齐。

成 功：设案议事。

郭 台：是！(在台中设一公案，下)

(吴蒙、马仪、郑经今上。)

马 仪：(念) 台州城头反正，追随藩主复明。荷夷累败后方，
抗清必先东征。(白) 我，迁奔郡王帐前。中提督、郑
威伯马仪是也。反正以来，我心报国。南征北讨，多经
战阵。回来勸募兵士，安抚百姓，专备藩主作中兴大业
之用。忽闻藩主之召，特来拜见。

吴豪：（念）身为元老将军，专凭骁勇服众。只望大明中兴，早甲寅功告竣。（白）我，延平郡王帐前、亡毅右镇统伶兵豪是也。现为郑芝龙太师部下。依附藩主多年，曾建汗马功劳，闻得藩主蓄志东征，台湾士民，亦常有请命使者前来，如此，定必妨碍抗清大业，不容不添功一番。

郑经：（念）延平郡王长子，少年英俊盖世。心雄四海才大，志在复国济时。（白）我，延平郡王长子郑经是也。茅庐初出，欲创大业。

三将：参见藩主！

成功：诸将免礼。（略停）据兵、户各官呈报，兵员、船只、武器、粮饷，皆已准备就绪。今日集齐诸将，专议东征大计。

吴豪：（自语）果真下了决心了。（白）藩主呵！（唱）

东征大计事非轻，

利弊得失细权衡。

当前大敌仍清兵，

弹丸台湾何必争？

成功：荷夷侵占虐我民，

故仇血债罪孽深。

本藩矢志复国土，

尺寸之地皆必争。

吴豪：大兵如离思明府，

怎御清虜水师攻？

郑经：郑军声威慑虜兵，

却故擒寇有郑经。

吴豪：台湾远在教化外，

瘴疠蔓延草不生。

城乡穷蹙处中瓦，

岂能富国兼强兵？

郑经：前辈在台曾屯兵，

兴野千里物业丰。

众志成城凭血汗，

何愁黄土不化金。

吴豪：鹿耳险道天下闻，

天将天兵难飞登。

长江浙海远不如，

波涛犹卷大军行。

马攸：蜀有高山可攀藤，

铁鍊封江用火攻。

荷夷怎入天险道？

自古戎事在谋人。

吴豪：荷夷炮利雷公，

更有锋锐夹板艇。

我军虽众难取胜……

成功：我军有友烦，不怕荷夷大炮。至于夹板船么，（呼）传
吴纪伦所部百老郭台！

（郭台上。）

郭台：（接唱）破艇还凭胆与勇！（表江火攻艇战术，众惊
喜）

吴豪：（拉郭台至一边，责之）郭台，你生于台湾，嘉家口父，
一心只想生儿育女。须和我众将办有眷口，皆在思明，
岂可远征！

郭台：（恭敬地）小军不敢。（退下。）

吴豪：（对成功，唱）

吴豪曾在台湾太

风浪来去知真情。

众人进言皆为我，

（指台）不是想回老家，就是好大喜功。（续唱）

独望藩主择正论。

成功：（作色而起，唱）

大陆、台湾是齿唇，

齿唇相依如弟兄。

成功虽非台湾人，

复台志坚更十分。

马仪：藩主决策为黎民，

非比俗子见英明。

成功：（接唱）

救民复国赖复台，

诸将所言皆中肯。

大明兴亡系我身，

千古功罪一肩承。

危言苛论我不顾，

刀山义海我亲征！

（白）我所愿的，只在万人响导。

（后台报：“台湾何廷斌大人求见！”）

郑 经：定是荷夷说客，请斩首祭旗！

成 功：胡说！荷先生来，大事谐矣！（向外）有请！……

（何廷斌安详地、持圭地上。）

廷 斌：（念）军机必求系铃人，复台还须何廷斌。（白）台湾
遗老何廷斌，拜见国姓大将军阁下。（揖）

成 功：先生少礼。请问先生，何事惠临？

廷 斌：为偿夙愿而来。

成 功：何谓夙愿？

廷 斌：这从怎么，啊呀，（略顿）为夙诺命嘛！（悲愤地）
想郭协一大哥起事以来，十年于今。屡派信使来此请兵，
皆因大海多阻，未获确讯。今日老朽特亲登拜访。

成 功：（急促地）那郭大人殉难后，曾有何斌其人，代抚台民，
并为本藩征粮，此人可辱……

廷 斌：何斌即何廷斌，正是老朽。昔年与郭大哥，同隸李太师
帐下。

成 功：啊！果然！（下座，设席）老丈请上坐！

廷 斌：（就座）谢国姓大将军。

成 功：（苏悲愤地）本藩有志复台久矣。郭大人起事时，仗仗
到达过迟，不发发兵，致成千古遗憾。回今整军数年，
略可一用。又是……

廷 斌：（急躁地）莫非台民不必救？

成 功：非也！

廷 斌：台地不足取，

成 功：非也！

廷 斌：然则何为？

成 功：只因登岸非取鹿耳门不可，而此路险峻，乏人为导。

廷 斌：（蹙心）啊呀，原来为此。正是英雄所见。（对成功）